

风吹故乡（外一首）

秋子红

一阵风吹来她油菜花、梧桐花
亲切、馨香的气息
一夜风吹落土坡上熟透的麦子
像亲人们，消失在大地上的汗珠
一年的风，将一些逝去的人
在记忆里又吹远了一步

我时常默默渴望，风，
多些，大些，猛些
吹起故乡，时常浮现在我身旁
将那些逝去的亲人，一夜之间
从大地的深处
一下吹醒

父亲简史

用20年时间
躲避战乱，饥饿，匪患
和身体里刚刚醒来的饥饿
驮石乡牲口集上宋先生的二儿子
天生一副好身板，一口好嗓子
常年追随一个乡间草台戏班
奔走四方

接下来这20年
将自己交给合作社
生产队，工分本，口粮本
肠胃除过消化麦子，玉米，高粱，糜子
还要消化苜蓿，蔓根，榆树皮

紧接着这20年
交给七八亩地，一头牛
一只羊，三四头猪
力气像田野里的庄稼
使完一茬，又生长出一茬

最后这10年
交给衰老，疾病，疼痛
黑夜漫长，白天短暂
黎明时分，眼前飘满
往事和亲人们的影子

公元2000年
阴历十月初六
他走完一个农民的一生
大地用一堆干净的泥土
掩埋了他

立秋

黑色曼陀罗

阳光的碎影落在石阶上
台阶下提裙，我行走在林间
孤寂的青石板上

松开旧事，蝉退到暗处
拐弯处几只鸟语，不为我所知
一树树麻栎叶无欲无望的清谈
山顶的风胜似闲愁，越吹越远

从不质疑自己的深幽，这些年
心守一座山，星子在头顶空悬
写过的文字，一半落生
一半收拢于心，剩下的未尽待说

有多少事可以界限分明，视之为新
重复的秋天，我和万物都有在场感
日子有时长有时短
人间在一夜之后就凉了



慈母教诲犹在耳

周文治

母亲离开我已经三年多了，但她老人家的教导还时常在我耳边回响着。在一次次回味和体悟中，使我走出了生命的困顿和迷茫。

父亲是忠厚老实的农民，言短心善，是生产队犁地的好把式，还有一门厨师的好手艺，长年日复一日上山打柴，下地干农活，终生都在为儿女们劳作着。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孩子的教育责任，几乎都由母亲来承担。谁调皮不听话了，母亲来不及管，遇到父亲，就免不了受皮肉之苦。过后，母亲便常埋怨父亲：“你就知道个打，有啥不会说，好像不是你亲娃一样，就不会心疼！”父亲谦卑地笑笑说，好好好，以后我不管了，都叫上房扒房去！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在父亲眼里，就应该是严父慈母，棍棒之下出孝子么！但母亲却不这样看，她老说：“成才的树不用剪。”这是庄子里老一辈人经常说的，她用来反击父亲，父亲也只能不言语了。最有力的证据是，父亲尽管有时很严厉，我们几个娃们基本就不服他。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彻底不想管了。大哥经常和父亲爆发矛盾冲突，他显然根本就不服父亲。多少年后，我才明白，人类和动物界一样，总是存在斗争中。一个村里，尽管没有多少大事，但是摩擦是常有的。父亲这样的人，便免不了受人欺负。我家的房后边，就被距离我家很远的兄弟两家，以各种理由占去修了猪圈。农村的房前屋后，约定俗成都是房主的占场。这分明就是欺负人么！

大哥长大后，不愿像父亲那样窝囊，为此经常和人斗争。他是多么希望有个同盟军。但父亲却并不支持他，总说：“我就不信，人还能憋死不成？”农村把弱者叫“憋人”，和“歪人”是反义词，“歪人”就是强人、坏人。所以他心里是看不起父亲的，便经常对

父亲吼叫，甚至多次拿着斧头要和对方拼命。

对于这场争端，母亲的处理方式要理性得多。她极力给组织反映，只要有干部来庄子，不论是驻村，还是路过下乡，她总要试图把事实真相讲给人家听。但她尽量不让我们介入，不想把上一辈的积怨和仇恨留下一代。

时至今日，争端始终没能得到解决。父母走了以后，家园已经逐渐荒废，一切都没有实质意义了。世间的许多问题，也许只有时间能解决。回想起来，过去的农村，家族势力会左右许多事情，就如同当今世界格局一样，国家之间的争端，正义和公理依然得不到伸张，自身强大就是最好的公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总会哑然失笑：母亲的智慧足以解决一些国际争端啊！

母亲算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虽然住在深山里，因跟着嫁到县城的姑母，在城里上过一段学，所以比庄子许多人眼光看得远，很早便有意识地给我教写字。她的办法非常直观，就是把家里的物品农具叫啥、咋写，都让我搞清楚。她先写在地上，或者石头上，再让我照猫画虎。于是墙上、柜子上、门扇上、箱子上，到处都是我用木糟发写的笨拙的字。

家里来了人，一问谁写的，她就很骄傲地把我推出来。来客大为惊奇，夸我是神童。小小的我，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便越喜欢写字。甚至一次，缠着二哥给我教字，在我家柜子上写道：柜子，是用松木板做成的。母亲看见了大为惊异，到处给人说这件事，说我有出息。

母亲的夸奖使我心里乐滋滋的，甚至都不好意思了。因为我知道，其中有二哥的功劳。二哥确实够意思，母亲问他，他一口咬定不知道这件事。

二哥只比我大两岁，早早承担做

家务的责任。如拔猪草、剥苞谷等一些轻活，母亲便让我两个共同承担，也能互相照料。记得好多晚上，二哥和我帮父母剥苞谷。父亲用木制的凹形叉子，先把每个玉米棒子在上边戳一遍。叉子有两颗铁牙，会把几排玉米啃掉，留下有间隙的玉米，我们用手指一粒一粒剥下来。剥着，剥着，我们就瞌睡来了，父亲就给我们说古经。父亲不善表达，讲着讲着就没啥说了。母亲就来替换，还不忘讥笑他，没文化，连娃都哄不了！母亲讲得绘声绘色，很快就把我们的睡意赶走了。母亲善于和我们交流，引导我们猜下一步的情节，让我们判断故事中的角色，是个好人，还是个坏蛋？

就这样，在母亲的古经里，我养成了最初的人生观。很早就知道，在这个世上，有好人也总有坏人。人活一世，坚决做好人，不做坏人。关于好人和坏人，也是在母亲的古经里学到了判断标准。就是好人是靠自己的劳动，获取想要的东西；不害人，还会帮人。为了使她的古经生动直观，母亲常常把庄子的人与故事中的角色比较，让我们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对于她界定的坏人，再三给我们交代：悄悄的，知道就行，不敢给人说。

母亲曾告诫我，做啥也不敢犯法，犯法就要“坐法院”。对于“坐法院”这个说法，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法院是干啥的？既然是惩罚，还能让舒服服地坐着啊？这一次把母亲问住了，她反问我，一直不让你动，让你一直坐着，受不受罪？我笑了，那也不要紧啊！母亲便说，关键是不给吃饭，给喝恶水哩！我们把洗锅水叫恶水，恶水一般都喂猪了。这便把我吓住了，喝恶水的滋味可不好受，坚决不能干“坐法院”的事。

小时候，周庄里喜欢唱戏的人

多。每到正月，总要唱上好几天。散场后老喜欢讨论，常常能回味几天，甚至多年。像是《铡美案》《屠夫状元》等戏文，我小的时候就能哼唱上一段。母亲也常常告诫我，以后真当了官绝不能做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更不能像党金龙为了荣华富贵认贼作父。《七品芝麻官》中有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漂浮着，从未消失过，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

母亲其实连小学也未曾读完，但是她的话语中充满了人生智慧，我在经历人生的坎坎坷坷后，才逐渐悟出来的。母亲告诉我，她的许多话其实是外公那里学来的。外公是生产队长，乐善好施，刚直不阿，可惜英年早逝。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级别的小组长，当时的公社和大队给外公开了追悼会。所以母亲便把外公的教育理念作为一生信奉的智慧宝典传给了我们。

几十年的人生中，有过迷茫，有过挫折。而每一次，母亲给予我的点点滴滴教诲，使我不再徘徊，不再困惑。特别是母亲离开后，我更加体会到这是我一生中弥足珍贵的财富。值得我用心去领会和感受，并像传家宝一样传给我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天下的许多父母，都是我们最应该用心去深思细读的两本书。父亲这本书，让我学会了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做事；而母亲这本书，让我学会了努力去做一个好人，并无怨无悔地坚守着。



百姓故事



商洛山

(总第2359期)

刊头摄影 方方

怀念玉米

李卫群

是度春荒的“定心丸”。

如今种小麦的人已很少，更不必说玉米了，在这楼房林立的地方能看到一片鲜活的玉米，自是欣慰，看着那摇曳的玉米叶、微红的玉米须，愈发勾起我对玉米的怀念。甜香的玉米棒子，酷似甘蔗的秸秆，金黄的玉米面做成的搅团就着酸菜，想起来就让人流口水。

记得有一次，母亲去田里干活，这块地离家有点远，眼看暮色已慢慢降临，我和弟弟饥肠辘辘，头晕眼花几乎无法站立，就悄悄溜进附近一块玉米地里，掰了两个即将成熟的玉米，拿回家煮熟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等到晚上，我和弟弟脚刚迈进家门，就迎来了母亲重重的一巴掌。原来是有人告密，说我们偷掰了邻家地里的玉米。多年过去了，回想起玉米的美味与巴

掌落下的疼痛，清晰如昨。

玉米曾滋养着我们成长中的身体，曾经在学校每天吃着大铁锅里的玉米粥，周天返校时带着母亲烙的玉米面饼，或是用揪叶葱花蒸的发糕，吃着它，我们的身体长得结实健康。

即将成熟的玉米棒子，放在煮饭的炉膛里烘烤得周身焦黄，香甜可口，在母亲或奶奶的分配下，家里每个小孩都能拥有一节烧玉米。大人一般情形下是不舍得将一株接近成熟的嫩玉米拿给孩子们打牙祭的，例外的时候是在收割玉米时。将那些长势不好的嫩玉米用手捋下来，做成玉米糁，烙成煎饼或烧成稀饭也是一种美食。还有那嫩绿的玉米秆，从中间部分取几节下来，用牙齿撕去外皮，甜甜的汁液就在喉咙里流淌。

我的老家在洛南，洛南糊汤、洛南搅团成为人们赞不绝口的地方特色小吃，它的主要原料就是玉米。很少有人能吃到玉米做出的琼锅糖。在很小的时候，那年秋季雨水特别丰盈，被雨水灌透了的玉米地，无法承载人的双脚，只好眼睁睁看着成熟的玉米挣开包衣，牵拉着脑袋悬挂着，变霉发芽，人们不忍弃之，就将变质的玉米粒做成琼锅糖，食之粘甜可口，但吃过恶心想吐，想必好玉米做出的糖块应该更好吃吧，只留下一点遗憾。

玉米曾经普惠众生，我们不应该忘记它曾经的辉煌。我驱车行走在故乡的原野上，看到路边的牌子上醒目地写着：要像爱护大熊猫一样爱护耕地。望着为数不多的玉米地，在守望者眸子里摇曳生香，除了感动便是欣慰。